



張萬傳有一張哭泣的自畫像。一頭向後梳理的頭髮，蓬鬆散開來，在光亮的額頭下，是一抹深鎖的眉、緊閉的眼。圓形眼鏡背後是一道決了堤的淚水，涔涔流下，他那下垂的嘴角並沒有刻意抵住，彷彿間一聲聲「嗚…嗚…」的哭泣聲由顫抖的雙唇傳來，委婉道盡畫家心中極大的悲悽。畫面右上方記錄著「CHANG. 万.1985.」，告訴我們這張自畫像是張萬傳的一九八五年之作。

張萬傳為什麼要在一九八五年落淚哭泣呢？

翻開介紹張萬傳的年表，其間所顯示的一九八五年創作活動，其實是多姿多彩的。自從一九七九年受到「明生畫廊」的青睞之後，張萬傳這個曾經沈寂一時的名字，再度躍上台灣畫壇。並且隨著當年各界對於台灣近代美術的關心，張萬傳亦成為代表台灣近代美術的重要旗手。同時由於他那獨特的畫風，頓時間使得他的畫作成為各界畫廊爭相收藏的對象。特別是一九八四年七月「明生畫廊」為他所舉辦的「張萬傳畫展」，不僅吸引大量的觀賞人潮，也為日後他頻繁舉辦的個展活動，揭開序幕。換句話說，就張萬傳的畫歷而言，在一九八五年這個時點，他是活躍且多受肯定的。

然而就在他個人畫業重新獲得評價的前後時期，我們看到張萬傳的畢生好友洪瑞麟，在一九八〇年赴美定居了。數年後另一位老知己陳德旺，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去世了。轉眼間只有張萬傳一人獨留在台，黯然細數昔日三人意氣風發、縱橫畫壇的往事。一九八五年張萬傳在自畫像中，哭的不是為自己，而是為失去好友的孤寂與苦楚，少了他們情誼與作伴，獨自一人成名又如何？

說起張萬傳與洪瑞麟、陳德旺這段三人的深厚情誼，還得讓時光倒流回到一九三〇年代。

一九三二年洪瑞麟筆下的「酒店」，活鮮鮮記錄著三人共赴東京習畫時的快樂時光。坐在餐桌左方的洪瑞麟興高采烈，高舉著酒杯，直呼張萬傳、陳德旺：「再來、再來、乾杯！」一旁的張萬傳似乎已酒醉不支，雙手抱著頭、漲紅了臉，嘴裏咕咕嚕嚕說著話。而陳德旺則是情不自禁站立起來，在酒館裏手舞足蹈一番，絲毫不介意旁人的眼光。

當年張萬傳二十三歲、洪瑞麟二十歲、陳德旺十九歲，三人才剛踏上藝術這條路，滿心喜悅沈醉在創作的天地裏。



洪瑞麟 酒店 1932年 紙·水墨 18×25.5公分